



童心

「爾濱」記

當窗外的白色愈來愈厚，機艙播報的聲音之中更多了幾分「爾濱」獨有的親熱。一邊想着-25°究竟可以多麼冷，一邊下了飛機在通向候機樓的連廊裏開始感受冰爽。及至取了行李，哈爾濱機場專為乘客換厚實衣服設計的更衣室，便成了大家爭先恐後的共同「小目的地」。據說，論機場的這類更衣室誰家更大、更多，「爾濱」全國第一。也難怪，「爾濱」的冰雪經濟不但全國領先，放眼全球也是「優等生」。

哈爾濱的冰雪節已經辦了42屆，我到「爾濱」的這天，交通格外順暢。司機大哥自豪地告訴我：「每年冰雪節開幕，是全城的大日子，公務員放假、學校停課。」冰雪大世界門前，3個10多米高的大雪人，向遊人熱情地「招手」，「冰天雪地，共創未來」幾個大字，既是今年冰雪節的主題，也很快被遊客們於朗朗上口之中反覆品味。

進得園內，就進入了冰雪藝術的世界：銀色的黃鶴樓前，大家似聽見滔滔不絕的長江水一路東去，「白雲千載空悠悠」的意境置身於北方的夜空之下，在冰上展現出別樣的靈動；藍色花紋的青花瓷瓶，在巨大的雪牆上舒展着中國元素的雅致與匠心；還有山東的岱廟、西安的大雁塔……讓人在冰與雪之間，領略祖國的大好河山。在我看來，最特別的當屬「羅湖口岸」，40多塊巨型冰條搭建起來，維妙維肖地把深圳和香港的元素融入了這個冰雪的世界。

距冰雪大世界不遠，工人文化宮每晚都有二人轉表演。

「寧捨一頓飯，不捨二人轉」，清亮爽直的二人轉唱腔，民間藝人的絕活表演，東北話特有的幽默，令人感受到「爾濱」的魅力：既有冰天雪地的藝術，又有熱乎乎的人間煙火。這或許正是「爾濱」這座城市的性情底蘊，令它時時散發青春活力。



●哈爾濱冰雪大世界的迎賓大雪人。作者供圖



潘金英

我有幸隨香港文學團隊到東莞的棠美術館出席文學交流活動，太開眼界了。這座美術館真是處處流水淙淙，創意無限，令我印象難忘。

大草坪上饒富詩意的盒子，美麗得亮人眼目，青青草坪，生機勃勃，文學不設限，詩詞照進現實，行走的詩就是那一個又一個滿是生趣的詩盒子，上面一行行在陽光下閃光而溫暖的文字，字裏詞意毫無阻隔地親近你，走進同行者的心房。這個別具意義的大型文化活動「文脈相連：《香港文學》40年與時代回響書畫展」，選址在此東莞棠美術館盛大舉辦，策展委員會實在太有巧思了。

館長把文學氛圍，從大展廳延伸到戶外草坪，草地上詩友們又唱又跳，圍繞在遍布草地上不同之詩歌裝置藝術盒，讓詩意在晴空下浪漫奔騰，令人快意無限。人人可以隨時隨意移動詩盒子，悅賞不同詩人的詩句：印象、雲影、何佳霖……

我喜愛書畫金石，又進展館悅賞了創作力澎湃的佳作，各種老中青的書畫名家及金石篆刻展品，富個人風格，我早已因畫藝結緣相知了林天行，也神交了胡



●棠美術館。作者供圖

棠美術館 創意無限



潘國森

新版《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》已於2026年1月1日起施行，比起2001年的舊版，增添了第四章〈法律責任〉。這新的一章主要是針對違反了第二章〈國家通用語言文字的使用〉的整改措施。本法第二章第二條：「本法所稱的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是普通話和規範漢字，是國家法定全國通用的語言文字。」當中規範漢字即是我們日常講的「簡化字」或「簡體字」。

中國廣土眾民，是個多民族國家。漢族佔九成以上的人口，漢語除了普通話和「規範漢字」之外，還有數不勝數的方言和方言詞，在特定的公開場合統一使用普通話和簡體字，有利於全民高效溝通和交流。過去長時間有人誤以為國家有政策要打擊方言，其實上一版《語言文字法》有明確規定「方言」和「繁體字」、「異體字」可以使用。其中一項是：「出版、教學、研究中需要使用的。」這樣白紙黑字的表述，說明了方言和繁體字可以相當自由地使用。

有廣州鄉親抱怨學校的老師不准小孩講粵語，相信只是個別例子。課堂上以普通話為授課語言，有些外省老師聽不懂方言，為免學「蕭姓」和「肖姓」從來不一樣。前者是個「大姓」，南朝齊、梁兩代君主的國姓，規範漢字作「蕭」，現時「姓肖」的朋友，十之八九本來姓「蕭」。「閻姓」的規範漢字本是「閻」，現在多俗作了「闫」，這例算是比「以肖代蕭」輕微得多。還有「傅姓」本來沒有「簡體」，現在許多人改姓了「付」。這樣的「姓錯了」本來也事不關己，但蕭（蕭）氏一族是否要發起「還我本姓」的運動？

還我本姓



他鄉港聲

梁家偉

文旅部
香港青年中華文化傳播大使

劉征

最近流行一個詞「淡淡的死感」。特指那些能量不足的人，或者無精打采的時刻。這讓我想起很久以前的一部亞視經典劇集《勝者為王》，這套劇集以博彩業作為故事背景，講述主角石志康從小人物成長為一代賭王的歷程。其中有一段，是賭王石志康為朋友出頭，結果最後發現進了圈套，連老婆都死了，他於是一瞬間失去了友誼與愛情。

绝望之餘，這位賭王就隻身來到一個小漁村，將自己封閉在過往的記憶當中。天天除了睡覺，就是看結婚時候的錄影。有一天，他路過房東的菜園，看到有條毒蛇，就徒步驅走了這條蛇。這時候，房東連忙開口道謝，對他說：「幸虧你的手沒事，被蛇咬到就殘廢了。」沒想到這位昔日賭王卻淡淡地回覆：「可惜沒有殘廢。」說完，扭頭回了自己的出租屋。

在那種情況下，當你看到有一個人不可遏制地進入到自毀當中，任何觀眾都會心頭一痛，想要把他從黑暗當中拉回來。這電視劇儘管已經播出三十餘年，想到這個場景，我還是不免替他難過。

文旅尋根：曲阜三孔

東方聖城，魅力曲阜。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核心是儒釋道，2025年10月份終於有機會帶着我的紅扇和台灣團友一起到達孔子的故鄉，儒家文化的核心發源地：濟寧曲阜。曲阜孔廟、孔林和孔府（統稱：三孔）於1994年已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《世界遺產名錄》（編號：2660）。從泰山到曲阜時在想，這座被稱為「東方聖城」的小城，究竟藏着怎樣的文化密碼？

曲阜古城的南北中軸線貫穿全城，以孔廟為核心樞紐，南起金聲玉振坊，北至聖時門，九進院落沿軸線層層遞進。這條無形的文化脈絡向東延伸至孔府，形成「廟宅相鄰」的格局；向北則連接至孔林，構成「前祭後葬」的完整禮制體系，展現着儒家「天地人」三才合一的宇宙觀。

從曲阜城北行1.5公里，便來到了孔子及其家族的長眠之地——孔林。

這座佔地200萬平方米的家族墓地，埋葬着孔子及其後裔十萬餘人，延續時間長達2,400餘年，堪稱「世界上最長的家族墓地」。站在「萬古長春」石坊前，望着那綿延不絕的柏樹林，彷彿能聽見歷史的回響。

孔子墓位於孔林中央，呈「攜子抱孫」格局：東為其子孔鲤墓，南為其孫孔伋墓。墓碑上書「大成至聖文宣王墓」，據說「聖」字上方少寫一橫，意為孔子思想「至高無上」。我

看到不少遊客在此三鞠躬，其中不乏國外友人。在全球化的今天，孔子的智慧早已超越國界，成為全人類的精神財富。

清晨，孔廟萬仞宮牆前已聚集了來自世界各地的遊客。當晨鐘敲響，城

也要有文化根脈，這樣才能在全球化時代找到自己的定位。

行程時間關係，這次來不及參觀距離曲阜城區東南25公里，孔子的出生地尼山、儒家文化的新地標尼山聖境及9月底剛在尼山聖境舉辦的2025中國國際孔子文化節，就當留個懸念吧！曲阜之行，從孔林的家族傳承到孔廟的禮樂文明，從孔府的管理智慧到尼山的現代代表達，曲阜就像一部立體的教科書，讓我重新認識了中華文化的博大精深。

在曲阜，我看到傳統文化與現代社會的完美融合：小學生在孔廟前誦讀《論語》，卻用平板電腦記錄心得；祭孔大典採用傳統禮儀，卻通過網絡直播傳遍全球；孔子研究院的建築古色古香，卻配備了最先進的學術研究設施。這種「創造性轉化、創新性發展」，正是中華文化生生不息的動力所在。

離開曲阜往下一站台兒莊時，看到一則讓我倍感親切，彷彿孔子穿越千年，歡迎每一位到訪客人的標語：「有朋自遠方來，不亦樂乎。」也十分歡迎內地的朋友多來香港。



●作者赴孔子墓致祭。作者供圖

淡淡的死感

我猜測大家與我的感受相同。所以，當年這套劇集播出的時候，藝人陳庭威着實紅火了一陣子。而相似的橋段幾乎經常出現在各類虛心劇情當中。包括當前的微短劇，時不時也會有這種自毀情節。而且，無論何時——30年前，抑或是當今——這種情節總是能成功激發出同樣的情緒。

我今天忽然想到這種普遍的劇情設定如此大受歡迎，就覺得觀眾的憐愛之心或許不是為了拯救一個人，而是發自於拯救生命本身的衝動。在這種衝動當中，我們常常把自己的生命力付諸於一種心理活動，並以可感的方式讓一種情緒被提升為一種顯學，就好像我的光在他人身上照耀。這時候的自己簡直像是一個上帝了。

不過，或許還有一個理由。當我們面對一個毫無生命力的人，你會感覺到一種鬆弛，就好像他的存在並不需要你特意去顯現自己的生命力。因而，你雖在與他接觸，卻並未真正消耗精力。（不可否認，與他人應酬是很累的。）但是，面對這種具有淡淡死感的人，你不會有累的感覺，反而似乎感覺到自己被治癒了。

這就解釋了為什麼現在有一類短視頻，展示的是低慾望的生活。當我們看到有人每月只花費幾百元，居然也活得好好的。儘管這類短視頻沒有提供給你任何「有用」的信息，你也會不由自主地關注他。或許根本的原因就在於，當我們面對一個有着這樣淡淡死感的人，我們其實無須付出熱情。進而，這種社交於我們而言就毫無負擔了。

這讓我想起了人的一種劣根性，我們常常會在他人背後說是非，與其說這種言談出自於惡意，不如說，當我們指摘他人身上的缺點時，尤其是貶低那些在成就上勝過自己的人，這實際上是在打破完美本身，因而此種言談是十分解壓的。這麼說起來，說別人壞話和對一個具有淡淡死感的人發出憐愛，它們竟出自同一種情感。而其中的緣由，是我們需要在他人的缺陷當中看到自己的價值，這也算是人類一種特殊的解壓方式！

倘若真是如此，這種言語行為本身實際上是在對自己說話，而不是在對別人說話。對應到當前網絡中的負面話語，也許這樣的理由同樣適用。



狸美美

聽老歌，Beyond的《俾面派對》，唱到

「派對你要不缺席/你話唔俾面/佢話唔俾面/似為名節做奴隸」，忽然想起不久前刷到的靈魂提問：「你心中最荒謬的社會規則是什麼？」這不就是答案。

作為一個INTJ，小狸常常像個局外人一樣觀察人類的交流模式。如果說人類社會有一條最荒謬、最反直覺卻又被執行得最徹底的規則，那大概就是：在絕大多數公共與半公共場合，人們被強制要求剔除真實的自我，去扮演一個情緒穩定的標準件。

表面上看，我們生活在一個推崇「個性」的時代，廣告裏喊着「做你自己」，社交媒體上鼓勵「特立獨行」。然而，一旦你真的在周一早晨的辦公室因為糟糕的周末而黑着臉，或在毫無意義的團建活動中拒絕假笑，你立刻就會被周圍的空氣排擠。社會潛規則會迅速給你貼上標籤：情商低、負能量、不合群，甚至——「不專業」。

而這種社會規則荒謬的核心，在於它讓情緒貶值了。

首先是快樂成貨幣了。看看朋友圈、職場群，或者婚禮現場，我們被要求展示的快樂，往往遠超我們實際感受到的閾值。在收到老闆一個並不好笑的笑話時，必須配上3個「笑哭」的表情；在同事分享平庸的午餐照片時，必須點讚並評論「看起來真棒」。這種強制性的積極反饋，讓「快樂」這種本該珍貴的情緒變得廉價且面目可憎。

我們像一個個被設定好程序的玩偶，只要外界輸入特定的信號，比如「升職」「聚會」「節日」等等，就必須輸出特定的表情和情緒，就必須「俾面」。這種表演性的快樂，讓真正的喜悅在降臨時顯得蒼白無力，因為我們已經把最高

假面的狂歡

級的讚美獻給了那些我們根本不在乎的事物。

其次是痛苦的貶值與禁忌化，這或許是更殘酷的一面。成年人的世界裏，崩潰是被嚴格限時的，最好是在深夜的洗手間，且不能超過5分鐘。在公共視野中，痛苦是不體面的，悲傷是需要被「管理」的。一個人即便經歷了再大的傷痛，社會規則也只是允許TA短暫地低落，緊接着就會有人勸慰：「要向前看」「不要把情緒帶到工作中」。

但這真的挺荒謬的。人類作為一種情感動物，痛苦、焦慮、憤怒本是生存機制的一部分，是靈魂對外界刺激的真實反應。然而，現代社會規則卻試圖將人「去動物化」，甚至「去人性化」，它要求我們將負面情緒深埋地底。於是，我們看到了一個個永遠「體面」的「正常人」，雖然其內心可能早已千瘡百孔。集體性偽裝導致的結果是溝通斷裂與孤獨蔓延。當每個人都在表演「情緒穩定」時，與他人建立深度連接的機會變得愈來愈少。畢竟，真正的連接，更常發生於脆弱時刻的共鳴，發生於「原來你也這麼痛苦」的瞬間。而現在的情形是，大家都在戴着面具跳舞，然後也就只能互相讚美對方的面具精美絕倫。

當然，小狸並非主張將社會變成宣洩情緒的垃圾場，毫無節制地潑灑負能量必定也是災難。小狸眼中的荒謬，在於這種規則的絕對與單一。它否認了人性的複雜，試圖用工業流水線的標準來質檢人類的靈魂。但強迫人類像機器一樣運轉，這本身就是最大的系統性錯誤。

希望有一天吧，這荒謬能稍微鬆動，允許「唔俾面」，讓「真實」比「得體」更受尊重。那麼這個世界或許會少一些精緻的假人，多一些鮮活的生命。